

钢笔正楷字帖

伴怪 慢做没导的密久去叶
同香 也么就向去密个过红
各位是 导怎先老过上是心到
呀！ 向我早位他脸出的用
“哎” 老呢。导，这楚他得他能
叫山。 香向 清从猜人

经 典 钢 笔 字 丛 帖

钢笔正楷字帖

林似春
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笔正楷字帖 / 林似春书. — 2 版.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25-483-6

I. 钢… II. 林… III. 钢笔字—楷书—法帖
IV. J29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546 号

责任编辑 胡传海

封面设计 潘志远

技术编辑 吴蕃中

钢笔正楷字帖

林似春 书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www.duoyunxuan.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 印数: 1-5,000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25-483-6

定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把钢笔字写好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体现一个人文明修养的重要方面。在电脑时代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提倡写好钢笔字，手写字体也是一个时代文脉的再现，更是对传统的延承。所以，我们从已出版的钢笔字帖中遴选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有的印数甚至超过千万册之多的经典字帖，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些作者不少都是已故的著名书法家，在现代书法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风格表现上，他们都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说，这批字帖既适合于入门时学习的津梁，也可作为闲暇时欣赏观摩之用。因为，这些都是真正的艺术品，能给人带来艺术美感的享受。

胡传海

目 录

荔枝蜜	1
小桔灯	8
石壕吏	15
雪	16
书愤	20
岳阳楼记	20
卖炭翁	23
三峡	23
劝学	25
海燕	26
附录字例	30
书谱	33
香山红叶	50
琵琶行并序	61
燕歌行	66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68
秋夕	70
长干行	71
佳人	72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73
节临佛遗教经	75
临王羲之乐毅论	82
临魏张黑女墓志	87

临智永千字文正楷·····	90
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97
节临道因法师碑·····	103
节临钟绍京灵飞经·····	110
后记·····	115

荔枝蜜

杨朔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小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蜜蜂轻易不螫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螫；一螫，它自己就耗尽了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

小住了几天。那里四围是山，环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象小山似的！

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

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得不是时候，荔枝刚开花。满树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在这儿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象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份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身体。热心肠的同志送给我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

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的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一走近“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举动挺稳重。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

蜜蜂的生活，他小心地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动。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长，每只工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老梁赞叹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象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东西，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留下一点点，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

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蹋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得提防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呆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说：“蜂王可以活三年，工

蜂最多活六个月。”

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这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一九六零年)

小桔灯

冰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着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

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她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回去了。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

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

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见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让